

與葉生同道交談

張春申

收到《鼎》第八十九期（一九九五年十月），喜出望外見到葉生同道「讀」中國大陸的官方教會還能稱為天主教（公教）嗎？「有感」。讀後還是喜，不過有些驚。驚的是好像葉文忽略了張文的意向，喜的是能與大陸教會一位同道藉此交談。我想把自己的回應分為三段：一．澄清張文的意向與作者的態度；二．對三個文件的反省；三．葉文的其他感想。但我不擬寫得很長，一切點到即止。

澄清張文的意向與作者的態度

張文用了相當長的篇幅聲明神學反省限於中國大陸官方教會的結構與制度，理由是爲了討論一九九二年與一九九三年官方教會頒佈的三個文件。葉文也承認它們「的確存在了很多嚴重問題。」（頁10）



在張文的「文前聲明」中，也對教會的結構與體制問題的價值適當地指出（《鼎》第八十六期，頁5）。爲此作者並非熱衷於對這類問題大寫文章；只因身處同一中國教會，覺得有必要提出「出自教會之內的挑戰」（頁5.14）。葉文不是承認問題嚴重嗎？作者做的也僅僅是指出白紙黑字的三個文件的不妥而已。其意向單是呼籲勿使三個文件在那裡「僵」下去；解鈴猶須繫鈴人！

然而葉文引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國天主教會：陷於體制的僵局？」——從基督學及聖三學尋求解決之道」（《鼎》第六十九期）表示他有感的張文「是否自己也捲入了他所定義的那個不幸的法律『僵局』中呢？」（頁二）首先，我認爲三個文件並非僅是教會法律問題，至少一九九二年頒佈的兩個文件確與教會的大公與共融有關，這在「文前聲明（二）」中清楚指出。其次，《鼎》第六十九期的那篇文章，以及緊接的辯論和我的繼續回應，實在與目前針對的問題不同。無論如何，我接受葉文

這段話：「用正常地區的法律條文來衡量非常地區的文件，是否會使非常地區的人們越來越加迷惑不解，而不知所措，將『僵局』變得更『僵』呢？」（頁二），同時我想繼續交談下去。

對三個文件的反省

三個文件依葉文所說屬於非常地區，不過他也說：「無庸置疑，大陸官方教會的結構與制度，一如張神父所提及的，均存有系列顯而易見的嚴重問題。這正是衆多公開和非公開教會人士不接受，並不斷加以糾正的原因。」（頁5）我不知道葉文所說的衆多公開和非公開教會人士是否是「非常地區的人們」。如果是，他們似乎不該「越來越加迷惑不解」。如果非，我也不知道衆多公開和非公開教會人士是否爲非常地區的人們製造迷惑不解，因而「僵局」早在大陸教會中有了。

不過更加有意思的是葉文中的「雙方文件形成的時間和背景」（頁5-8）

的確，張文根據的是新編《天主教要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聖教法典》，及教宗保祿六世的《在新世界中傳播福音》勸諭。不過並非所有載在那些文獻中的資料都是新的信理或新的神學。像教宗首牧職務、大公會議的權威、教會的大公性、教區主教的權威、主教任命權等等，或者聖經明文記載，或者梵一大公會已定，或者在舊的《聖教法典》中已有。

至於「主教團」的名稱，梵二大公會議自傳承中重加強調，八十年代大陸教會早已知悉。官方教會三個文件對於那些傳承不致忘懷吧？天主教的教會學確有新舊，但是教會訓導欽定的屬於教會的要素還是一致接受的，否則難能圓滿地稱為耶穌的教會了。

我完全同意葉文所說三個文件形成的政治背景以及承受的壓力。這在張文中多次標出。（頁58,13）因此，張文才說：「縱使身處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中國大陸官方教會現有的結構和制度境況不該長久

繼續下去，否則難能排斥這個『特殊』境況成為『正常』與『持久』的危險」（頁5）。這也是為什麼張文的題目中有個問號，最後卻沒有答覆什麼的緣故。

葉文藉此提出具體情況與良心問題，張文未曾討論，因為它本身只針對三個文件，無意判斷個人或涉及具體情況（頁45）。葉生同道如果有興趣可以參閱《鼎》第六十一期刊登的「橋樑教會的基本態度」。一般而論，我並不認為張文會「使一些本來過著平安而公開信仰生活的教友們不知所措，帶來鉅大的心理壓力。」（頁5）因為那裡處理的問題很少是他們接觸的。

總之，張文不致如葉文所問的「是否會使非常地區的人們越來越加迷惑不解，而不知所措，將『僵局』變得更『僵』呢？」首先，「僵局」早已存在；其次張文僅是對三個文件「出自教會之內的挑戰，為能走出目前在結構上的僵局」（頁5）怎樣走出三個文件的僵局呢？

葉文在「政治介入和中梵僵局下的文件」（頁80）中好像有些表示。我不想在這裡去接觸這個複雜的問題，只是想問葉生同道：是否「大陸官方教會的時宜文件和系列問題：地上、地下——分裂、爭執、合法、非法、討論、修和及合一」（頁9），都繫於中梵僵局呢？中梵僵局指些什麼？怎樣化解僵局？

葉文的其他感想

葉文的「切莫忘記中國天主教的歷史經驗」一段，自禮儀之爭說到當代的中國教會，有對歷史的滴點與短批，有對中外古今有關人士的分陣與簡評，有呼籲與質問，不一而是。我自己無能處理，也認為如果認真的話，需要集合專家成立研究小組才能好好處理，但是大概也無法圓滿地完成作業。不過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有關中梵僵局，葉文只是有求於羅馬的：「一如禮儀之爭，要達成今日中國的修和與合一，羅馬是否應早有一個明朗而明智的態度？」

中國教友生活在羅馬與北京、信仰與政治的夾縫中真是兩難！當然，中梵邦交的正常化是根本的解決之徑。」（頁12）

最後，讀了葉文的結語（頁13-14），我也不想具體再說什麼。由於這次交談是張文引起的，我的結語是附和葉文的希望，對中國大陸官方教會說：「希望張神父的反省能提醒人們不忘教會傳統，早日制訂出合乎教會大公精神和法律的文件來；希望反省和討論能使政府逐漸明白外在壓力無法改變教會傳統和人的信仰，應及早停止使用武力解決教會事務。」（頁13）由此也可見葉生的這個出於基督信仰的希望，已把大陸教會的未來寄託在不可測量的天主手中。

□